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叶辛 著

上海日记

叶辛 著

1247.5

12+12

2007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日记/叶辛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8-06715-8

I. 上... II. 叶... III. 日记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4364 号

特约编辑 陈莉莉
责任编辑 时海玲
装帧设计 王震坤

上 海 日 记

叶 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272,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978-7-208-06715-8/I·359

定价 25.00 元

【叶辛简介】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中学毕业遇上“文革”风暴。于1969年早春去贵州山乡插队（1969.3.31—1979.10.31），遂又在贵州省作家协会工作近11年（1979.10.31—1990.8.31），其间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

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此后笔耕不辍，29年来，共出版50余本书籍。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三年五载》、《华都》等。叶辛是“文革”结束后涌现的知青作家群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20多年来，一直以勤奋创作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广受读者欢迎。近年来出版了“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当代名家精品》六卷本；《叶辛文集》十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七卷本。进入21世纪以来，又有“叶辛新世纪文萃”三卷本及《缠溪之恋》、《西雅图之思》等作品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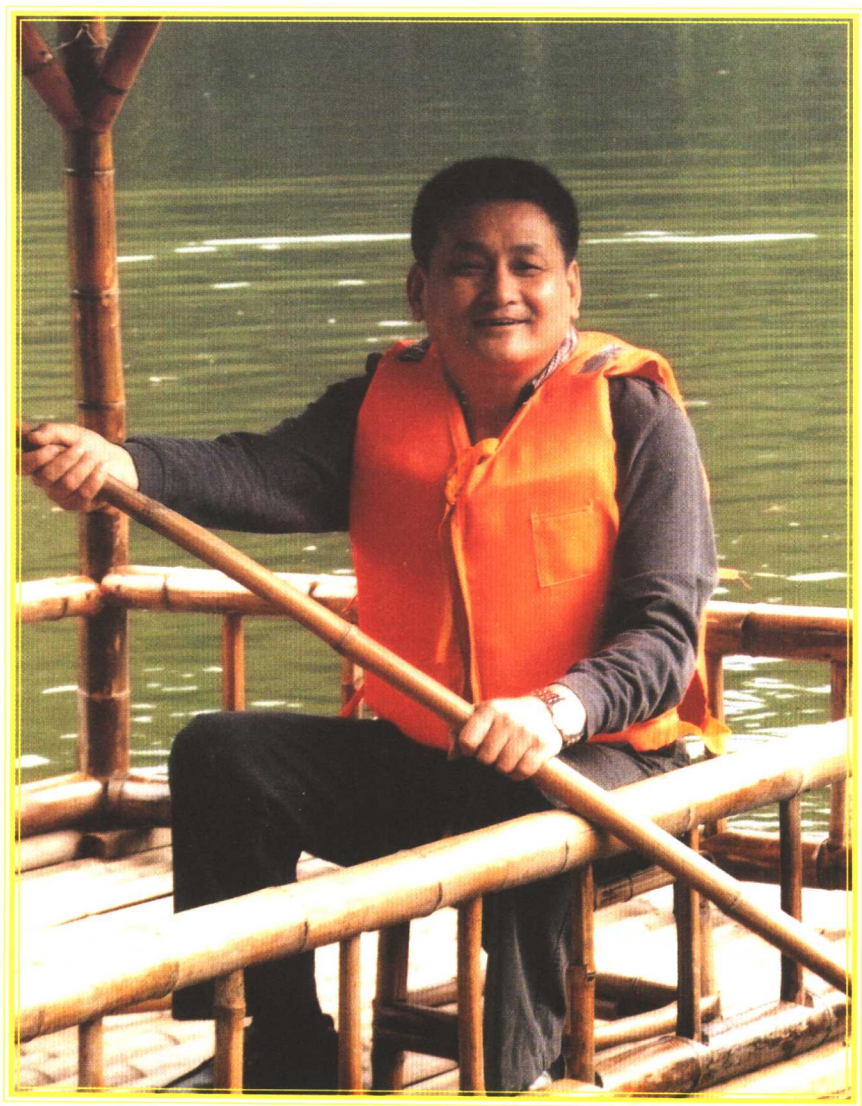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1985）；中篇小说《家教》（上半部）获《十月》文学奖（1987）；长篇小说《孽债》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1995）；长篇小说《基石》获贵州省优秀作品奖（1984）；长篇小说《华都》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2004），并获国内各报刊颁发的数十种奖项。由其本人根据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均在国内引起轰动，并分别三次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1990年，在远离故乡21年后，叶辛回到上海，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曾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大学文学学院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内容提要】

《上海日记》是叶辛近年来继创作《华都》之后，精心打造的又一部创新力作。与其过去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创作重心转移。作者把目光瞄向了改革开放以后，千百万涌入大中城市的外来移民、新都市人，着重描写了一个从贵州偏远山区来上海求学的大学生全小良，怎样由一个农家子弟努力融入上海大都市生活的故事。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展开，讲述了主人公全小良在大学毕业之后酸甜苦辣、跌宕起伏的经历。他努力工作一心想做出成绩却被单位辞退；他青梅竹马的美丽恋人苗杉，终因生存的压力和对爱的失望而嫁给他；他满以为以自己的年轻帅气、才华横溢和忠心耿耿，博得了富姐的欢喜与爱情，从此可以过上奢华如意的生活，成为一个所谓的“上等人”，结果却遭到富姐无情的报复和抛弃。小说的人物命运一波三折，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充分展现了当代新上海人丰富多姿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困惑烦恼，以及他们对新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2006年10月叶辛在四川竹海（鲍纯谦摄）

三十年，就有三亿多人闯进了都市，我个人的经历，其实就是千千万万个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都市人的写照，把这一切写好了，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是的，抬眼望去，表面上看来，上海还是上海，现代繁华中透出炫目的时尚，灯红酒绿中摇曳着迷人的色彩，富丽堂皇里显示着傲气。百业纷呈，生气勃勃，热闹喧嚣，似乎和早已有之的上海没什么差别，甚至于比以往的上海更大气，更壮丽，更流光溢彩，更能让人产生梦想，更有诱惑力。金钱和奢华的诱惑，精神和物质的诱惑。但是，只要和人们一接触、一交往，就会发现，上海有着那么多像我这样寒伦的外来者。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打工、就职、挣扎、晃动，尽力维持着起码的体面去求生、追求、奋斗，乃至发迹或迷失，时时像我一样感觉把握不准。

在整理、润饰日记的过程中，我对社会学家的话，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其实我到上海读书，整整四年了。但我的日记，却是从大学毕业时开始记的。那都是因为我的好友孙世杰的变态杀人引起的，他突然发疯般杀人那一天，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太厉害了。

白天我尚能在忙忙碌碌中对付过去，到了夜间，我久久地睡不着，久久地睡不着啊！只因我们两人命运几乎相似。我们都是从贵州大山深处一个叫缠溪的地方走出来的，我们出生时，那里叫缠溪人民公社，后来又叫缠溪乡，近年来由于赶场的街子上越来越热闹，楼房越盖越多、越盖越高，马路越修越宽，像一个小小的城镇了，听说又要改称缠溪镇了。不过，不管它如何改，自古以来，缠溪两个字却是改不掉的。



在缠溪那个地方，那个我们出生并一起长大的家乡，我们一起读的乡村小学。哦，我的眼前经常会浮现出我们小时候踏着弯弯山道上厚厚的泥泞去小学校读书的情形。我们又一道在县中住读，那学校拥挤、昏暗、闷热的宿舍里头，一年四季都垂挂着晾不干的衣裳。这一切，现在想来都历历在目。更为难得的是，我们双双幸运地考上了上海的两所大学。遗憾的是，这样的幸运，我的恋人美丽的苗杉也得不到。真的，孙世杰就像是我的一面镜子，不为他记下一点什么，我觉得自己心灵的压抑就无法得到释放，夜里更无法入睡。于是，在他杀人后被抓的那天晚上，我就试着往本子上记下一点什么。哪晓得，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像着了魔似地写上了瘾，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连我自己都吃惊，我会断断续续地记了这么多。



2003年7月4日 阴 星期五

其实今天是个时阴时晴的日子，可在我的心目中，
今天始终是个阴天，像贵州那样的老阴天。

一切都源于我们那么迫切地想要尽快融入上海社会。唉，真的，
一切都源于此。

今天开始得特别早，早得我心里一点儿也不愿意。就是在家乡的
缠溪寨子里，我也从没这么早地被喊醒过。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意外吧，注定了今天是个出事的日子，出大事
的日子。事实上也怨不得我，可怕的事情在我昏睡之中，已经出了。

真的，事情似乎是从那个古怪的梦开始的。是的，古怪的梦。事
后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同孙世杰太要好了，这个梦似乎就是
预兆。

怎么回事儿，我只觉得走廊很长，长得没有尽头。幽深得朦朦胧
胧地有一些模模糊糊橙色的光，铃声在走廊里响着，自远而近地传
来，越来越响，嘈杂而刺耳。

烦死人了，不是早就熄灯了嘛，怎么还有灯光？而且这亮光有些
怪，平时的廊灯都在天花板上，这会儿怎么是从拐角处亮出来的？

铃声响得震耳欲聋，是电话铃声。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打电话？

我不满地咕嘟了一声，翻身的同时，手已经下意识地朝电话伸了过去。没放假的时候，寝室电话都搁在屋子拐角那儿。这几天同学都走光了，幸好我把电话机放到了床头。

电话铃声固执持久地响着，仿佛对方认定了我必然在，不把我闹醒，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心里说，看来，苗杉坚持不在我这里留宿还是对的。要不，她偷偷地和我睡在学生宿舍的一张床上，电话陡然响起，非把她吓得个半死不可。我甚至想象得出她被吓得魂飞魄散、浑身颤抖时的模样。

我抓起了话筒，不耐烦地问了一声：“谁啊？”

“小良吗？”我一开口，对方就听出我的口音了，当然我也听出他是孙世杰了。我们一起从缠溪考到上海来读书，四年里不知通过多少次电话了，不过从没在天还未亮透的时候打过电话。我刚要张嘴骂他，孙世杰就说开了：“小良，你快来，到我这儿来……”

“你发什么疯啊？孙世杰，”我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什么时候？你看看外面，天都是昏糊糊的呢！我怎么来啊？头班公交车都没开出来呢。”

“你快来吧，”孙世杰一点不顾我的情绪，用从没有过的沮丧语气哀求般沉沉地说，“我出事了。”

“出什么事？你快说啊！”我恼火地催促着，“我们兄弟，有什么事不能说的？”

“……”听得清孙世杰在电话那一头沉重地喘息，一声连一声的。

“说啊。”我又催了一遍。

“小良，我杀了人……”孙世杰的声音变成了哽咽。

“啥子？”我的头一下子像要胀开了，人也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像有一盆冷水浇到我的头上，这会儿是彻底清醒了。我的眼前金星乱冒似地掠过孙世杰忧郁的直勾勾的眼神。那眼神里，含着几分仇恨的光。我的双脚有些发僵，连忙说：“世杰，你、你冷静、冷静点儿……”

“我十分冷静。我已把这事情告知了于侃，他正在过来。”

于侃是他们班上一个喜欢摄像的同学，人挺热心，性格和孙世杰截然不同，却和世杰挺谈得来，是个乐天派。他平时最爱拍摄DV，已有作品在上海电视台的《新生代》栏目里播出，反响热烈，引得校内外的同学们议论纷纷。可他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就在前不久刚闹出一件轰动大学校园的事情。孙世杰行凶杀人，难道还指望自己遗臭万年——这龟儿真是疯了，我急急忙忙地打断了他的话：“世杰，你不能乱来，我、我会马上来，马上赶过来……”

我一边说一边跳下床，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着T恤。

“你来吧，”孙世杰的话音变得十分轻松，“我已经把他杀了……”

这个狗日的，他说这话像宣告自己做了一件什么值得炫耀的大事。我的头皮一阵一阵发麻，勉强镇定着自己发问：“杀了哪个？”

“何铁民。”

“那个上海同学？”

“不是他还能是谁？这个搅屎棍。”孙世杰最初通话时的慌乱和紧张已然消失。他用了一句缠溪乡间骂人的话，在电话中显得镇静而又残忍，充满了对何铁民的仇恨和不屑：“我给你打电话，一是向你告别……”

“告别，你想到哪里去？”我大声朝着话筒叫喊。

“反正是到我该去的地方，你就不要管了。你这会儿赶过来，也不一定见着我了。”

“你究竟想干啥子？”我的脑壳里是一片混乱一片迷晕，自己也不晓得对他喊些什么。

“我打电话给你，二是想要你方便回缠溪的时候，务必去看看我的父母，他们太可怜，活得太不值得，我……我是看不到他们了，你代我去看看他们，带上一点他们从没见过的上海的点心，像奶油蛋糕，精美的那种，我们原先说过的，你能做到吗？”

“能。”我的脑壳里头混沌得发疼。

“那就好，那才不枉我们弟兄一场，道谢了，小良，原谅我不能陪伴你在上海奋斗了……”他的最后这句话显出几分苍凉和无奈。

我还要对他说些什么，他已经把电话“喀哒”一声挂断了。我的脑壳里头变成一片空白，就像电视机突然闪到荧白，什么画面也没有的时候一样。

现在怎么办，我能怎么办，除了往他学校赶，我还能做些什么？我有一种不祥之兆，如果孙世杰真杀了何铁民，那么他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外逃，从今往后去过隐姓埋名、惶惶不安的亡命生涯，像那些时见报道遭到通缉的罪犯一样，另一种是、是，那就是……我不敢往下想。

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防止我直觉中的悲剧发生，我利索地给110报了警，把孙世杰的来电，把他所在的学校，把他所住的那幢我常去玩的宿舍楼，全向值班警察报告了。随后我才冲出学校去拦车，毕竟我这里离孙世杰的学校太远了。

坐上出租车，车子飞速往孙世杰就读的大学驶去。

上海的清晨，马路上清静极了。四年了，我从来没发现上海的马路是这般宽敞，这么整洁。平时走出校门，只觉得上海的街头全是人，小街上是人群，大街上是人流，马路上见缝插针地挤满了大小车辆，挤在公共汽车里，给我的感觉是车子从没有畅畅快地往前开过一阵子，总是开开停停。这会儿平坦宽阔的马路伸展到那么远的十字路口，坐在出租车上，可以尽情地欣赏马路两侧的楼房，漂亮的体现出各种年代特征的楼房。上海人说，只要瞄一眼楼房，就能看出那是什么时代的建筑，什么样的人家住在这种房子里。

“哦，住进这样的楼房里为人民服务，那才真正是值了。”我的脑子里不知为啥会浮起借出差来看我的叔说的这句话，那一次我陪着他在马路上满街逛，逛着逛着，叔突如其来地就冒出了这句话。叔走以后，我把他的话讲给同学听，惹得同学们一阵哄堂大笑。我也不知廉耻地跟着他们笑起来。那开心地大笑的脸相，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孙世杰这个龟儿子，他不是骗我，不是在那里虚张声势，他是会杀人的，我知道，我早该料到的。

那一回报纸上登了《为爱杀人的大学生》那篇报道，事关当代大学生，好多同学都互相传阅。大家看后都说报上那家伙是个神经病，不就是一个相好的吗？长得再美，不过是个打工妹，打工妹提出和他一刀两断，换了其他大学生真是求之不得了，他却会在感情上忍受不了，请假离校当面去要人家在三种方案里任选一种了断，他竟然会倒过来提出什么支付几万元感情伤害费，或者立即恢复关系，或者最起码也得再彻彻底底陪他玩上三天。一副无赖嘴脸。那相好女子本是

个打工妹，老实，善良，拿不出钱，只得答应好聚好散，陪他痛痛快快地玩三天，实际是给他玩，他要怎么玩就怎么玩。三天里，那家伙对打工妹进行了疯狂的蹂躏。把他从下流的网络上、黄色碟片、录像带上看来的动作全用上了。三天以后，你总该走人啊！他却十足流氓地赖着不走，继续纠缠人家，最终把打工妹杀了。报上说他抽刀猛砍打工妹的脸，肆意要破她的相，血溅得地上、墙上、床单上到处都是。打工妹在被送到医院去时，还有一口气，断断续续地把他们的关系，把他恶毒的所作所为都说了。

人人读过报道，都在咒骂这个家伙，说他算什么当代大学生，简直是个畜牲，惨无人性。即使是十万分之一的比例，少数中的少数，也是在给千百万风华正茂的当代大学生的脸上抹黑。唯独孙世杰不吭声，等众人说完了，他却颇为同情地说：“这有啥不好理解的？他受不了啦！换了我，说不定也会像他一样的。”

现在他真的这么做了，不过他杀的不是恋人，他也没有恋人，他杀的是何铁民，一个他总是看着就不顺眼、不舒服的同学。

在车子疾速地左弯右拐往孙世杰所在的学校驶去的时候，我的脑壳里头突如其来地浮现出家乡缠溪的情形。这会儿，农历不过是六月初的时节，缠溪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

缠溪的天，也像上海一样热了，有蚊子，连从垭口那里吹来的风，也带着点溽热。秧是插下去了，正在返青，不过仍得好好地经佑，才能有好收成呢。村寨上农田里的活，是永远也做不完的。就是家中一块水稻田，要管着水，要准备薅头道秧，要防田埂漏水。还有年年六月都要做的那些活，坡上的包谷要薅，成熟的洋芋该挖，黄豆和杂豆要除草、追肥，红苕要翻藤，油菜、小麦要收了。噢，对了，如若李子